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6月11日  
星期六好  
读  
书  
读  
好  
书

□ 美编：陈明丽  
□ 编辑：曲鹏

近日，乐府文化推出《刀子和刀子》最新修订版，在后记的问答录中，作家何大草坦言自己一直在写青春小说，“青春期的人和人类的青春期，够我写上一辈子”。

青春像一把刀子，锋利敏感。生活像另一把刀子，沉重磨人。长大成人，就在两把利刃对决的时刻。

2006年夏，由何大草小说《刀子和刀子》改编的电影《十三棵泡桐》，入围第1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获得评委会特别奖。时隔近20年，再看《刀子和刀子》，它对青春的描绘、对成长的体味、对人性的洞察毫不过时。

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何大草，在39岁那年决定要写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，因为小说里那些人都活在他的身体中，活了好多年，他们在长大，在说话，在催促他讲故事。40岁那年，何大草写成了《刀子和刀子》，他这样概括小说的创作动机：“如果把它读作成长故事，它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；如果把它看成丛林法则，它就是关于生存的寓言。”

因此，《刀子和刀子》不只是青春小说，还是一个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人回望青春。作者一面用少女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，一面用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校园，这两种眼光交融在一起，使得《刀子和刀子》兼具青春与沧桑、迷惘与透彻两种特质。小说的主人公是18岁的少女何凤，她留板寸，讲义气，喜欢刀子，桀骜不驯，在泡桐树中学念书。她身边围绕着男生领袖陶陶、班长朱朱、富家子阿利、才女伊娃。小圈子之外是班级和学校的丛林——副校长、教务主任、班主任、各科老师相互明争暗斗。开学不久，班里转来两个新生——蛮横的包京生和土气的金贵，这让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大小丛林岌岌可危。一天，包京生和语文老师发生了激烈冲突，何凤和其余几人不由自主裹挟其中。与此同时，何凤的爸爸从部队转业回到家，她的妈妈则离开家，跟随爸爸的战友去跑边贸。在这个注定充满汗水、泪水和血水的夏天，这一群无处安放身体与心灵的年轻人，经历了一番终生难忘的痛苦与蜕变。

《刀子和刀子》如同一把剖析青春的刀子，先是将青春的迷惘与骚动、暴烈与伤痛一剖开，又试图用冷峻犀利的目光穿透青春，引领我们去反思和质询。那些看似安然度过青春的人，或许心底还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、伤口，需要一个机会好好打量。

□信宁宁



《刀子和刀子》  
何大草 著

乐府文化 |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 何大草： 青春期的人和人类的青春期 够我写上一辈子

## 任何一个小说家，都注定要和青春有一次重逢

问：“何平”是你的本名，可作为作家，你抛弃了何平，为什么恰好选了“何大草”？

答：我儿子小名“小草”，我是小草之父，自然就叫大草了。童年经验也在隐隐影响我。我小时候在窗下移栽了一株芭蕉苗，之后蓬勃生长，高过屋檐，蔚然成林，浓荫把一个小院都遮蔽了。冬天，为了跟芭蕉抢夺阳光，我就用菜刀把它们拦腰斩断了。但，不到十分钟，断面上就已有芭蕉芯冒出来，到了春天，依然茂盛如故。后来，我才晓得，芭蕉是世上最大的草本植物。更后来，听说了一个流行词“野蛮生长”。野蛮生长之

于芭蕉，再贴切不过了。

问：何大草的青春，是否也可归于野蛮生长呢？

答：这个不好说。青春，不是温室里的植物，就是关在笼中的兽，要想野蛮，也难。但有一点能确定，内心迷惘和孤独。

问：你在《刀子和刀子》初版的后记中写道，“我熟悉这部书中的每个人”。是否可以说，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你中学时代的经历？

答：我的确是融入了自己十六七岁的体验，但更有对当下生活的

观察和想象。书中人物受孕于真实的生活，继而通过作者的人生积累，被哺育长大了。

问：你是历史系毕业生，登上文坛的发轫之作《衣冠似雪》写的是荆轲刺秦。之后还写了李清照、崇祯皇帝等历史小说。为啥要在近十年后掉过头来，写高中生的故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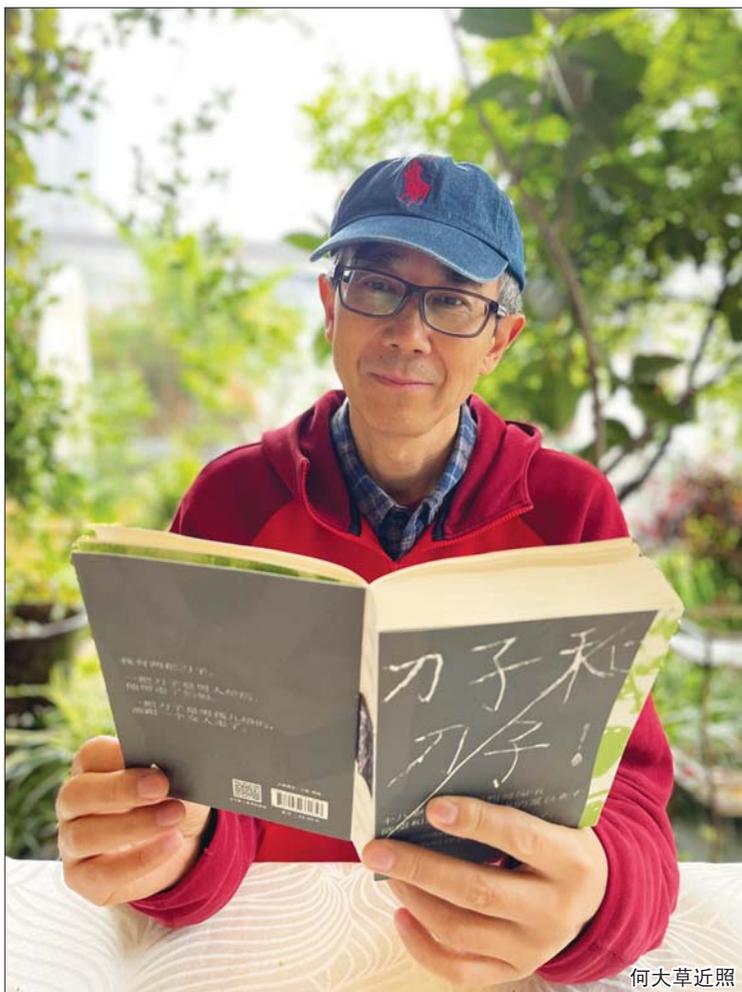
答：任何一个小说家，都注定要和青春有一次重逢。因为他今天的幸福或痛苦，都在青春期打好了伏笔。但要真正写好一部青春小说，必得在走出青春之后，登上一个高度来回首往事，那时候，会发现当初只看到表象的东西，逐渐露出了它们的真相。这个高度是由年龄、沧桑以及写作的技巧积累起来的。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迷惘的，而作家的内心此刻已经雪亮了。塞林格写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时已经中年，而萨特写有关童年经验的《词语》时已届花甲，而它们都已不朽。

问：写完《刀子和刀子》时，你已经四十岁。写来何益？

答：我也不清楚。但，还是愿借田纳西·威廉斯的一句话聊以作答：“我想我的作品对我而言一直就是一种精神疗法。”

问：四十而不惑，但你满39岁时，即2001年，困惑特别多。入了秋，你经常一个人到狮子山成昆铁路边的茶铺喝茶。铁轨铺设在浅山的峡谷中，谷地两边是茂密的槐树林，槐叶有些已经变黄，有些还是绿色，风哗哗地吹。你坐在那里喝茶、看书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很清醒地认识到，你的青春已经消失了。这时候，你的脑子里慢慢浮现一些声音、一些形象，它们是从你39年人生中汇聚而成的。于是，你就在铁路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要为青春写一部小说。对吧？

答：是的，就是在那个下午的那一刻，我清醒意识到，我再也不年轻了。10月31日的晚上，我在杂牌的386黑白电脑上，敲下了《刀子和刀子》的第一小段。



何大草近照

## 以女孩的目光看世界，会多发现一些幽微的角落和隐秘的内心

问：《刀子和刀子》的故事发生在冬天，可你写了接近一半时，却把季节改成了夏天。这意味着要把所有的细节和氛围从寒冷改成炎热。真是自讨苦吃啊！

答：是啊……可写作不就是自虐吗？

问：你是从秋天开始写作的，熬过一个冬天，随着气温的升高，你就萌发了要把故事放在夏天的念头？

答：是的。气温对我的心情、决断都有深度的影响，而那是一个少有的苦夏。我住在校园南墙内一幢破旧红砖楼的顶层右上角，上边没有隔热层，还有一整面墙西晒，空调全天开着但毫不管用，屋内热浪翻滚。我赤着上身，埋头写《刀子和刀子》，汗水啪嗒啪嗒滴进键盘，把夏天的汗腻和滚烫浸染进了小说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夏天的故事，夏天是欲望和怒火之花绽放的季节。阳光强烈，而阴影之中，每一个毛孔都在秘密打开。这些，正是青春的特征。我写得很痛苦，也很过瘾。写累了，也下楼走一走，从树下经过，阳光从枝丫中透过来落到我脸上、肩上，就像鞭子抽打，火辣辣的，却很是痛快。四季之中，夏天有一种暴烈的美，它是这部小说的气场，也是隐晦的主角。

问：暴烈，让人联想到暴力。小说刚出版时，似乎有人认为它过于渲染暴力？

答：福克纳说，一个小说家喜欢用暴力，就像一个木匠喜欢用榔头一样，因为尖锐人性的爆发是在对抗中激发出来的，所以暴力本身不应该被回避。而且，更为重要的是，《刀子和刀子》在本质上是反暴力的。

问：你是一个男性作者，为啥要选择以一个女孩的视角来写《刀子和刀子》？

答：换一个女孩的目光看世界，会多发现一些幽微的角落和隐秘的内心。

问：读者会奇怪，你凭啥相信自己能把握好女性的心理呢？

答：这个并不奇怪。古今中外的小说中，最让人难忘的女性形象，几乎都出自男人笔下。舞台上最不朽的女人，也是由男人来塑造的，想一想，今天的女演员，谁比得过梅兰芳？

问：《刀子和刀子》，这个书名有何象征意义呢？

答：也许没有吧，刀子就是刀子。我一直喜欢刀子的形象，锋利、朴素。把两把刀子放到一起，更有张

力，意蕴丰富。我也特别喜欢“刀子和刀子”的语感，念出来似乎多了一份缠绵，就像是那个留板寸、穿军靴的女孩，刚烈而又深情。

问：著名的青春小说中，《蝇王》是杰出的寓言，故事在一个荒岛上展开，和时代几乎没有关系。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也很优异，它的魅力主要在于主人公自述的语调、语态和精妙的细节，它没有什么情节，故事几乎没有展开。《挪威的森林》写得优美、惆怅，也有叛逆，也有眼泪，但止于文青的伤感。跟它们比较，《刀子和刀子》有什么不一样？

答：《刀子和刀子》与时代纠缠得更紧，故事性更强，人物的命运、情感的起落更剧烈。也许捅得更深一些吧，除了泪水，还能见到一些血。

问：你已经发表了五十多个短篇小说，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小说。大致说来，它们可以分为两类，一是写古人的，一是写青春的。在完成了《春山》和《拳》之后，你还会写青春小说吗？

答：我一直在写青春小说，古人都很年轻，古代就是人类的青春期。青春期的人和人类的青春期，够我写上一辈子。